

生活中,有时几句很简单的对白,也能嚼出些味道来。

十一长假,几位中年朋友相见,握手之间,一个说:“你不变。”那语气里满含欣赏。

一个说:“怎么会呢,几年不碰面,肯定变了,变老了。”他望着对方的眼,似想获得更多的答案。

站在一旁、比他们更年长些的另一位朋友插了一句:“他是说你为人不变……”话中有肯定之意。在场的人都笑了,笑得很有感染力。

大凡上点年纪的,别后再见,说彼此“变”与“不变”,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寒暄。希望变得缓一些、少一点,是特定语境中隐含的心愿。那说的多是因身体变化带来的直觉。此时,耳边的一句“为人不变”,倒是拓展了一种思维方式。

变与不变,伴随我们每一天。辩证地看,不变是变的另一种存在、表现形态;置于坚守坚持的角度,变中有不变就成其为形态之高级。

设想一下,“为人不变”是什么样子?放于社会学层面审视,或许是,前行而不忘来路;或许是,丰衣而不忘襁褓;或许

是,履新而不忘故交:也或许是,有难而不忘节气……这样的“不变”便称得高级。

简简单单四个字,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至少应包含二重意义:首先当然是为人的底色好;其次,时间变了,底色没有褪,还那样熟悉,让人唤起美好。而世界有变局,社会有变局,人生也会有变局,“为人不变”无疑就不太容易了。倘若相逢、相处的人们之间,外貌变了,笑容依旧;衣衫改了,体态仍然亲切;头发染上了银丝,语言

情感却不苍白;风霜雨雪经了,心还是暖……那该是多么让人珍惜的情愫。此中有真意、诚意、善意,因此被赞美和期待。

想起贝聿铭先生有感于自懂事起故乡给他的印象,说过一句话:“几时的记忆中,人们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我觉得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细品他的语意,我能感觉或想象他站立在岁月激荡的风中,呼唤和挽留着某种东西。这“东西”寓意了一位刚刚离开世界的世界级大师希望在建筑以外构建的另一个理想与意义。

这样的东西量化不了,更换不了钱,人们却都喜欢。

为人不变

严国庆



边看边聊

去俄罗斯必去坐落在距圣彼得堡 24 公里处的叶卡捷琳娜宫,因为这座奢华宫殿拥有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琥珀宫。

去琥珀宫究竟看什么?我好奇的并不仅仅停留在其价值连城的国宝身份,而是欲解开它的一系列萦绕心头的疑团。旅游词典的历史条目称,琥珀宫是 18 世纪德国人的杰作,是当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送给俄罗斯彼得大帝的珍贵大礼。但威廉一世为何要奉送如此贵重大礼?赠送后为什么过了半个多世纪琥珀宫才出现在叶卡琳捷娜宫?二战希特勒掠夺此宝后,至今下落究竟如何?此行在留俄几位中国博士生的鼎力帮助下,方获知历史真貌。

还原 17 世纪欧罗巴的大格局。普鲁士和俄国结盟,1716 年彼得大帝首访柏林,向普鲁士国王赠送了厚礼,其中包括 55 个俄国卫兵、一只划桨船、一架木工用的车床,还有沙皇亲手制作的木酒杯。而威廉一世只准备了一艘皇家豪华游艇作为回礼。两者一对比,威廉有点不安,恰好听说彼得在参观琥珀宫后赞不绝口,遂毫不犹豫地送给彼得大帝。

琥珀宫究为何物?那是 18 世纪初,威廉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加冕成普鲁士第一代国王后,琥珀宫就是为庆祝而在柏林王宫中建造。从 1701 年到 1711 年,集中全德的能工巧匠,用了 10 多年时间才完成了这一富丽堂皇的浩大工程。当时的琥珀宫面积约 30 平方米,共有 12 块护壁镶板和 12 个柱脚,全都由比黄金还贵 12 倍的琥珀制成。同时还以 10 万片钻石、宝石、黄金和银箔等装饰,总重量超过 6.5 吨。

威廉一世赠予俄罗斯的琥珀宫本身并非整体,而主要是由构成房间的墙板、威尼斯风格长壁镜以及石英、玛瑙、绿宝石和红宝石等宝石级石料制成的佛罗伦萨马赛克等组成,包括桌椅、墙壁、嵌板、浮雕、人物雕像以及各种立体花纹镶嵌装饰等,均由琥珀精雕细刻而成。这一系列面积皆为 10 多平方米的巨大墙板嵌有 6 吨重的优质琥珀,整个房间金碧辉煌,让人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这些宝物运到圣彼得堡之后,由于彼得忙于战事,后又一病不起,故被尘封在皇家库房一搁就是半个世纪。直到酷爱奢侈享受的叶卡琳捷娜登上女皇宝座后,威廉的藏品才得以物尽其用。扩建为 55 平方米后,视觉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

1941 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叶卡琳捷娜宫的工作人员用薄纱和假墙纸将琥珀宫给掩盖起来,试图逃过魔爪。然而纳粹士兵很快就发现了破绽,他们将琥珀宫拆卸下来,装满 27 个箱子,运回了德国。在这之后琥珀宫的命运就扑朔迷离。有人说毁于二战轰炸,也有人说被纳粹军官藏在一个地下室。考古学家估计,琥珀宫被纳粹用船运走了,最有可能的藏宝之处,应该是奥地利中部的托普利茨湖。不过迄今探险家并没有在该湖里发现琥珀宫的任何蛛丝马迹。

1979 年,当时的苏联政府决定重建琥珀宫。由于无法获得当年创作加工琥珀壁板和镶嵌画的机密技术,政府部门集中了国内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物修复技师、化学家和犯罪侦查学家等专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依据残留的一些老照片展开了重建工作。耗时 20 多年,终于在 2003 年圣彼得堡建城 300 周年之际,新生的琥珀宫得以重新与世人见面,其金碧辉煌的气势,应绝不亚于当年的原品了。

旅游



天凉好个秋

方忠麟 摄

过年,我经普陀山回岱山,祭拜奶奶百岁祭日。

童年的家园已经消逝,奶奶房间的雕花大床,已在记忆中变得模糊,而唯有床前的玻璃窗印象深刻,窗户如九宫格,玻璃是透明的。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的奶奶,离开我们已三十个年头,而我站在三尺讲台也快三十年了。此时此刻,我遥遥地想起这些,盈着泪花。

小学时代是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的。奶奶小脚、素食、念佛,一字不识,心底善良。冬天,外面冰天雪地,奶奶坐在床沿边,捧着搁在腿上的“火爐”(岱山话,圆形铜暖炉),静静坐着,嘴里念念有词。火爐的铜面正中光亮滑溜,几乎感觉不到有洞眼的存在。里面刚放火炭灰时,铜面会很烫,她就随手用身上裹着的玄色长布覆盖在火爐上,两手不停地交换着搓。此时,我最翘首期盼的是奶奶的喊声:“阿芬,依好来了,捉点辰光教(告)我心经。”我立马应声来到奶奶温暖的火爐边,依着膝盖烘手,开始一本正经当“小老师”:用学校捡来的粉笔头在窗上写字,弯弯扭扭、深深浅浅。字易打滑,擦清重写;雾气太重字迹淡去,再重写。奶奶只懂岱山方言,所以,全程土话,连写的字都是用岱山话翻译的白字(音同字不同)。一格满了写另一格,犹如写满一块黑板换另一块。教奶奶,对我这个小学生来说,那是真心不容易,打比方、找关联、比手势,瞎搭百搭,用毫不相干的土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奶奶一边念念有词,一边不忘两手来回按摩着火爐。句子字眼多了,她就会紧张得呼吸困难,手的节奏也就乱了。我灵机一动,自说自话分解句子

说起里弄生产组,如今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概念,可它是不少知青返沪的落脚点。我对生产组充满了感激之情,它是我农场回来,在上海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1979 年 10 月,母亲为了让我早点从农场回来,就提前退休,让我顶替她进了街道生产组。生产组叫华阳胶木组,一排低矮的平房,没有厂牌,更没有门卫,那是我太熟悉的一个地方了。童年的我经常为母亲送饭、雨天送伞。胶木组是专门包装塑料零部件的,我进去不久,就升格为“华阳五金厂”,我被分配到一个专门敲掀钮的小组里。昏黄的灯光下,车间里一条长桌,两边坐满了人。大家手不停地把一只只掀钮装入软纸板的小孔后,木榔头一阵“乒乒乓乓”的敲打,使整版的掀钮两面合上,周而复始,从上

(我根本不懂其意),并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有时奶奶急得一个劲地埋怨自己时,我立即停课,坐到她身边说:“阿娘,我手冷了,想捧火爐烘烘手。”奶奶不好意思地笑了,“小老师,依慢点呀,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你年纪轻,多记点。记牢了,好教我。”

不知不觉中,冬去春来,奶奶竟然能把《心经》全部背熟了。火爐赶走了冬天的苍凉孤寂,温暖了奶奶,也萌发了我当老师的种子。在火爐边,奶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书读好了,字认得了,外头的事体就晓得多了。”那时我还小,不懂奶奶为什么总重复这句话,说话时,她低垂的眼眉间却有一道闪光。长大后,我才晓得,岱山是个小海岛,四周围与陆地隔绝。奶奶的内心,或许期盼着能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奶奶盼到我上了大学,也尝到了我从上海带回的黑洋酥和绿豆糕,但她终究没来得及看到我选择了教师职业。我不知道,奶奶是否希望我成为一名教师?这个答案已不重要,我想我能为她做的,就是好好守住那种温暖,用汗水浇灌好那颗种子,努力成为一名好老师。

《景德传灯录》里说:“初心后学,近人丛林;方便门中,乞师指示。”初发心愿而学佛法,那是奶奶的“佛心”。而我当老师的初心,是奶奶传予我的。从一个学校辗转转到另一个学校,从一个讲台走向另一个讲台,多少悲欢交集。岁月无痕,犹如黑夜。初心入夜,如明灯指引我继续前行。初心不改,随呼吸永伴。

奶奶,好久不见,您可安好!轻声念起,失去的时光就会回来,我当老师的初心就在奶奶的眼神里。

里弄生产组噱事

陈建兴

班敲到下班,时常敲得眼冒金星,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有时还要被大组长叫去踏黄鱼车送货。

七八角一天的收入,做一天算一天,没有病假工资也没有劳保,劳防用品只有一副袖套,但比起农场还是好多了,想想心里还是甜滋滋的。“七角、八角,胸怀世界各国”,这是我们团员组织生活经常挂在嘴边的俏皮话。

我们几个从农场回来的小青年在一帮老阿姨中敲掀钮也蛮别扭的。那年,我已 21 岁,身高已是一米七八了,看到我卖相蛮好,邻座的老阿姨敲一会掀钮就停下来,问我在农场谈过朋友吗?漂亮吗?我被她问得难为情了,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混过去了。过不久,同组的另一个老阿姨又要帮我介绍女朋友,说小姑娘笑起来有酒窝,年龄与我相仿。我仍摇头不答,老阿姨无趣地走了。没隔几天,隔壁组里的一个老阿姨又对我说,女儿是 20 路电车卖票的,阿拉屋里有房子,结婚依住过来好了。我一听在“招女婿”嘛,连连摆手,老阿姨只好快快地离开。午饭时,几个老阿姨吃着从自家带来的饭菜,窃窃私语着“迭只小赤佬这个看中不,那个又不要,不晓得伊要啥个小姑娘”,吓得我赶紧溜出门,去曹家渡饮食店吃阳春面去了。

敲掀钮时,老阿姨们叽里咕噜又在为谁介绍朋友了,我当作没听见,

故意把掀钮板敲得“乒乒响”。这样的日子仅过了半月余,某日,女厂长来找我。从没与厂长说过话的我立马站了起来,略为紧张。厂长见我有点拘束,便把我拉到一旁,悄悄说:“帮依介绍一个航空小姐。”见我木讷的样子,厂长又说,就是飞机上的服务员,老稀奇哦。我哑然一笑,“配不上人家的。”厂长手一挥,不让我再说什么。碍于领导的面子,我只好答应下来。

在中山公园假山的亭子里,我与航空小姐见了面。小姑娘梳着两只小辫子,一副羞涩的样子,低头不语摆弄着手中的绢头,不时用眼角瞟我一眼。看得出,她对我有点意思,但一听我是街道生产组的,脸色马上阴沉了下来,支吾了几句便从条椅上站了起来,借口有事要先走。我一脸尴尬地站在假山上,望着她的背影一直出了公园大门。

次早,见到厂长我便

如果你想引人注目,并且还是有点儿小崇敬,有点儿小赞美,有点儿小喜欢的那种“注目”,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手里拿着一本书,到处走走走,东南西北去逛逛,上下左右去看看……这是我昨天的亲身经历。当然我是无意的获得,绝不是故意的。

去银行激活老年公交卡。我知道路口有个报亭,买《当代》第五期计划在去银行的顺便中。报亭老板五十开外,一脸慈祥当然还有必须的热情。“你喜欢看书?”小赞美抑或是小崇敬就出现了——这是对于我的。

“有几本?我都买了。”

“只有两本,里边有你喜欢的文章?”老板情商比较高,如果来一句“为什么买这么多!”顾客我的心情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我女儿的作品在。”

“啊!”好重的一个吃惊的语调外带表情!急促追问

“哪一篇,哪一篇?”接着是从我手中夺回书本的动作,让

我指给他看,口中还念念有词:“《当代》可是权威期刊……”一时间小崇敬变成大崇拜了——这是对我女儿的!

谢谢报亭老板,如书知人知自己的事业的老板!

“你喜欢看书啊!”银行营业员接过我递给她的银行卡身份证不看,“正眼”的是我手里的书,问话的同时还带点儿肃然起敬的味道。她这是严重走神啊!我重复了给予报亭老板的回答,收获了同样的赞美。

快到家的电梯里,“你喜欢看书啊”又一次在耳旁响起,非常真诚的一句搭讪。这个场面给了我极其陌生之感:一栋楼一个单元的邻居,面熟心不熟,经常是一个电梯里站着,你不搭理我我不搭理你的。

一路赞美一路歌,虽然曾经听说过地铁里捧着一本书认真阅读的人招惹来不少羡慕的目光,我也亲自见到过“别人手机他独书”的青年,但那个我毕竟是旁听者和旁观者。比较起来,则感觉是大大不一样的!况且,我只是在误打误撞地抱着书,就被人们如此地稀罕着,高看着,不能不让人有想法啊——

什么想法?很简单,一个很老旧的命题:“书籍的魅力无限!”我不太赞同有人说的如今有点儿小浮躁,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许多人都是喜欢读书的,许多人都是正在读书的,有些人是读了许多书的……人们那么喜欢捧着一本书的人,实际上对于书籍的喜欢崇敬有了附着的地方。而且,阅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也许那个低头看手机的孩子读的正是一部经典名著呢?也许透着灯光的窗户下边的书桌上,正放着一本翻开

的《傲慢与偏见》呢!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沿着这个阶梯能够向高处攀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人在高处,风光无限!人们高看高处的人,归根究底——归的是根部的书籍,究的是底部的文章!

